

刘云刚, 刘玄宇, 张争胜. 渔民视角下中国南海的领域构建 [J]. 地理科学, 2020, 40(7): 1062-1071. [Liu Yungang, Liu Xuanyu, Zhang Zhengsheng. The territorial structure in South China Sea from fishermen's perspective.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7): 1062-1071.]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7.003

渔民视角下中国南海的领域构建

刘云刚¹, 刘玄宇², 张争胜¹

(1.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1; 2.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南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经济和安全利益具有重大影响。基于对中国海南省渔民的实地调研, 探讨了不同权力主体在南海的领域化过程及其中渔民的能动作用。结果表明: 中国的南海主权边界明晰, 具有历史延续性, 但近代空间行为主体的多元化, 多重领域相互叠置, 使得南海的领域矩阵呈现出多尺度复合性和权力逻辑复杂化的特点, 进而诱发不同层次领域间的潜在冲突和不稳定性。着眼于其中渔民自下而上的主体作用, 探讨渔民基于生存动机和日常生活实践, 对南海家园式的领域化, 这种行为使渔民成为国家领域空间秩序的维护者, 也因其特有的族群惯习, 对国家的领域治理结构形成挑战。

关键词: 中国南海; 领域建构; 渔民; 领域政治

中图分类号: K90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20)07-1062-10

全球化浪潮下, 边界和国界仍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议题^[1]。南海是中国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枢轴区, 区域内外势力的安全利益交汇于此, 对南海控制权的竞争日趋激烈^[2]。近年来, 南海争端中日益增多的跨界渔业、渔港建设、渔民活动等, 表明边界冲突中存在着广泛、动态、复杂的民事活动。但既有的相关研究大都忽视这些民事活动, 将其置于一种隐匿角色^[3,4]。在这种思维下, 学者们大多从历史、国际法、海洋经济及国际关系等宏观视角解读南海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5], 而忽视了被“民族-国家”宏大叙事所掩盖的本土“人”的存在。实际上, 地缘政治秩序与日常生活实践是相互建构的^[6], 本地渔民也是南海边境空间秩序建构的重要主体。在现实中, 渔民并非被动服从于国家权威, 而是在实践中动态定义着国家权力边界。由此, 民间渔业构成了一种自下而上对南海空间领域化的力量, 这种力量在给南海地区带来丰富活力和潜力的同时, 也产生了更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问题^[6], 这就要求地理学者重新认识南海地区多重的空间意义和功能。为了从实践层面准确把握南海渔业问题, 摆脱领土主权胶着纠缠的境遇, 为国家制定科学有效的南海管

理制度提供更有价值的建议, 本文尝试依托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 通过探讨中沙、西沙和南沙附近的渔业活动对国家领域性策略的响应, 揭示各行为主体的空间-政治实践以及渔业活动的复杂性, 以期破解“国家中心主义”视角, 转变南海管理思路, 充分认识多元领域化与有序管治的辩证关系, 为探索具有良性领域政治机制的南海空间治理格局提供新的思考。以下, 本文将首先探讨领域社会性建构的研究进展, 以及在南海问题研究中理论嵌入的可能性; 其次, 围绕着南海的领域建构, 阐释国家、渔民与周边国家不同主体的领域化策略, 重点突出渔民对南海家园式领域化的实践。最后, 讨论不同权力主体在南海领域框架中如何相互交织、叠合, 如何按照自我逻辑勾勒边界, 并持续不断的重塑着南海政治权力格局。

1 研究视角与方法

1.1 边界的意义与南海的领域性

边界(境)研究是政治地理学领域广受关注的话题, 早期学者们主要围绕边界的政治性展开探讨, 如国家边界的形态、功能及形成机制^[7]。但

收稿日期: 2018-12-15; 修订日期: 2019-04-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30, 41271165)资助。[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1571130, 41271165).]

作者简介: 刘云刚(1973-), 男, 内蒙古呼和浩特人,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生活空间论。E-mail: ygliu@scnu.edu.cn

Kramsch 等学者提出边界也是社会和文化实践的产物^[8]。这种对边界本质的认识,促使地理学者开始关注边界在固有地缘政治意义下的其他文化、经济功能,如跨境交流与合作、边境控制和管理、边境资源开发与环保等^[9],但对边境政策和经济利益的偏重激发了部分学者对边境社会性建构的重视,即对边界的理解从“静态”的名词转向“过程”与“实践”的动词,开始探讨边界的多尺度政治地理进程及其效应,如边境地区多主体间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10],边界建构的双向动态性等^[11]。虽然学者们认识到边界治理中地缘政治秩序与日常生活实践的互动作用,以及“草根族群”的能动性^[6],但现阶段,地理学对边界社会性建构的研究尺度主要停留在陆地边境,不仅对海洋边境的探讨相对不足,而且也忽视了游离于地理与权力边缘的渔民群体。因此,探讨渔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与海洋边界的互动关系,以及两者的互动对海洋空间构建作用,既符合边境研究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实证意义。

当代南海争端是由多个权力空间对边界的界定不同而产生的复杂问题,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边界确定南海空间的“归属”,并围绕着边界进行“吸纳”与“排斥”等行为^[12],这种权力-空间的辩证关系可用政治地理学中的领域思想来诠释。从概念上领域化是指人们通过划界和宣称对地理区域的控制,从而影响、改变或控制资源、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策略^[13]。领域化之下还衍生出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行为过程,其中去领域化指受控主体拒绝或破坏附属的权力关系,再领域化则是指受控主体重构现有领域,从而修改空间的权力结构的行为过程^[14]。在实证分析上,领域思想首先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尺度,地理学者着重关注在不同的语境和社会背景下,国家如何通过向领域附加社会关系实现领域权力增殖的过程及机制^[14]。例如民族国家的建立,国家不断通过法律、教育、行政等手段强化领域与社会的关联,又如国际纠纷,国家间的领域冲突围绕着主权、历史,甚至战争等叙事形式展开等^[15]。近年来,学者们重新审视和思考领域的社会性建构,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如土著居民规避国家暴力和日常暴力的空间策略^[16],移民政策与“遗弃”空间的关联^[17],以及渔民行为与国家意图间的互斥互融^[4],诠释了国家尺度领域性过程的权力和竞

争意义。次国家尺度上,如“犯罪空间”^[18]、“流浪者空间”^[19]、“摊贩空间”^[20]与城市管理体制的矛盾,则彰显出城市治理模式下的社会空间排斥过程。这意味着领域处于不断变化的不稳定状态,不同层次的领域间承载着相互竞争的领域逻辑。应该说,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地缘问题都愈来愈强调权力和空间的配置,领域理论将社会空间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具象化为领域的建构和竞争,对解读上述权力-空间问题和构建良性的协商机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从领域视角,南海争端是一个多权力中心结构的领域空间,权力逻辑复杂化增加了多重领域间潜在的冲突和不稳定。既有南海研究偏重于宏观、静态视角理解国家间地缘政治关系,亟待从具体空间实践和“草根群体”的日常生活进行研究补充,因此,本文将领域理论纳入南海争端和渔民群体的治理研究,有助于揭示“将渔业部门作为边境治理的目标”^[21]是研究海洋冲突的另一种视角,对当下的南海问题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调研为主的数据收集方法。首先,尽可能地获取针对研究问题的质性资料并进行历史性回顾和总结,包括有关南海渔业纠纷、划界冲突、军事对峙等新闻报道、政府文件、地方志及地方年鉴等文字材料。其次,2016—2017年2次在海南省清澜港、白马井港、潭门港和三亚港等港口及所辖渔业社区进行实地考察,累计成功访谈57人,平均访谈时长在1h以上。由于本研究的主题与被访对象的航海经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为获取详实的经验材料,本研究将访谈对象设定为航海经验丰富的中老年渔民。共有效访谈渔民46人(表1),年龄段为30~90岁,平均年龄40岁以上,航龄平均为20a。访谈内容主要围绕其在中沙、西沙和南沙生产生活的历史沿革,边界冲突的特殊体验、以及如何应对国外势力侵扰和国家渔业管治等相关问题;另外访谈村干部4人,主要了解基层渔村、远洋渔业和渔民生存状况;访谈边防人员4人,主要掌握海上涉外争端处理及远洋渔船监管的相关细节;大学教师3人,目的在于从学术视角佐证和充实以上访谈内容的真实性 and 学理性。此外调研期间的非正式访谈和现场观察也补充了所收集到的数据。

表 1 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terview contents of interviewees					
内容		样本数量(人)	百分比(%)	内容	样本数量(人) 百分比(%)
年龄	38~47	8	17.4	籍贯	儋州白马井港 4 8.7
	48~57	9	19.6		陵水新村港 3 6.5
	58~67	14	30.4		琼海潭门港 11 23.9
	68~77	9	19.6		三亚三亚港 3 6.5
	78~87	6	13.0		万宁港北港 2 4.3
职务	船员	30	65.2		文昌东郊镇 9 19.6
	机轮长	7	15.2		文昌龙楼镇 2 4.3
	船长	9	19.6		文昌铺前镇 3 6.5
航龄(a)	1~20	6	13.0		文昌清澜港 8 17.4
	21~40	23	50.0		文昌长坡镇 1 2.20
	41~60	13	28.3	住岛时间(月)	1~10 10 21.7
	61~80	4	8.4		11~20 5 10.9
					21~30 4 8.7

2 围绕南海的领域建构

2.1 中国在南海的领域化

自秦始,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持续进行探索和经营, 如汉置珠崖、儋耳郡以辖琼岛及邻近岛礁, 宋水师巡防“九乳螺洲”, 明、清时期辖管南海诸岛的行政建制等^[22]。这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管辖具有历史连续性。近代, 中国政府按照相关国际法对南海岛礁进行合法管辖, 在世界各主要国家出版的地图集和权威百科全书中, 都明确地标明或承认了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归属中国。此外, 在地方尺度上, 行政建制是一个国家对领土行使管辖权最基本的手段^[23], 合理增设海洋行政区对完善国家政权结构具有重要作用。2012 年海南省增设地级市三沙市, 这一行政体制的调整提升了中国对南海的开发、控制和管理能力。地区尺度上, 各国为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以条约的形式将各行为主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契约框架。如构思于 1995 年的《南海行为准则》, 时至今日渐显成效, 向国际社会宣告南海有了地区性的互信机制和协作框架。

2.2 周边国家的南海领域化

在南海, 周边国家通过侵占岛礁、私自划界等不断增殖领域范围, 争夺南海空间资源, 从而导致南海形成非均衡、马赛克式的空间权力结构, 目前南海海域内已形成 6 国 7 方的对峙和角逐局面, 其中越南、菲律宾强占岛礁最多, 并设立非法行政区; 马来西亚则在南沙设立“海洋国家公园”, 文莱

和印尼也纷纷宣称“主权边界”^[24], 这都极大增强了南海不同领域间潜在的冲突和不稳定性。其次, 在领土争端中, 部分争议国通过一系列非法法案将南海建构为军事化及“安全漩涡”的空间^[25], 如极具海洋扩张色彩的“马来西亚大陆架修订案”“越南海洋法”“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案”等。这些法案抹去了中国渔民在南海日常实践, 把该海域的中国渔民视为敌对的他者群体, 同时, 周边国家强行在侵占岛礁上炸毁中国界碑、拆除中国渔民旧时庙宇和生活设施, 对合法作业的中国渔民侵扰、扣押等。另外南海主权博弈中存在着“一强群弱”的局面, 弱势方往往通过“尺度跳跃”联盟第三方力量以实现其利益诉求。如近年来美、日、澳等域外大国或以维护“航行自由”权利、或以油气合作名义, 不断将南海问题复杂化、国际化, 南海局势俨然形成大国逐势、小国逐利的双重地缘政治结构。

2.3 南海领域建构的现状

从历史传承上, 中国通过行政区划、军事巡防等制度性策略继承了历代政府对南海的主权。但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 基于生存和发展的热望, 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同行为主体间的竞合、冲突导致南海空间治理分化和边境动荡。在域内国家介入的过程中, 领域的权力基础和权力主体均发生了转变, 南海的领域基础转变为扁平化(国与国)对立关系。但建立在对立关系上的领域因其权力边界所附带的经济因素(如油气、渔业等)引发了空间排他性。在这种情况下, 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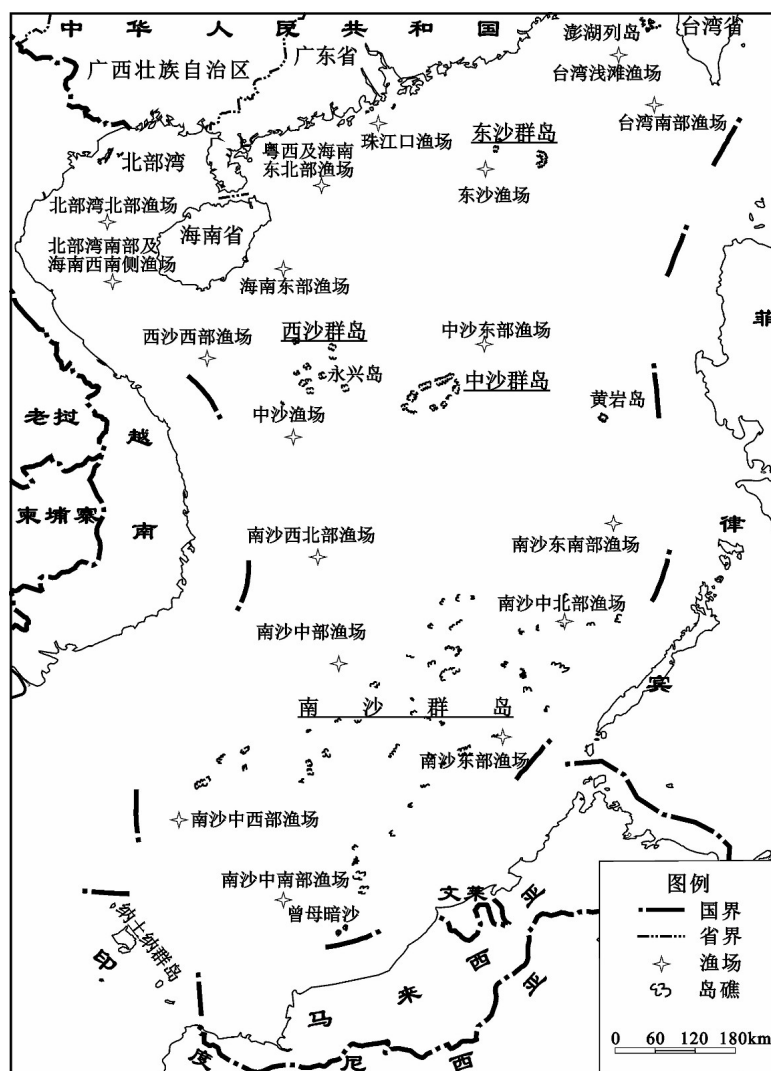
国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增多,直接导致了南海领域冲突的尖锐化。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地缘政治的复杂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南海空间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横向力量的(去/再)领域化影响。域外力量通过军事干涉、舆论导向和跨国合作等参与到南海空间资源配置权的争夺^[26]。南海的领域结构也转变为多个地缘政治实体与国际市场经济力量混合介入的格局,在不同权力主体的叠合、交织作用下,形成了当前南海多国竞合的领域政治图景。

3 渔民的领域化实践

3.1 渔民的生存动机和生活逻辑

历史捕鱼权和岛礁经营是体现“先占”海洋空

间的一个关键性民事活动^[27]。对于中国渔民而言,往返于海南岛、南海诸岛及南洋诸岛的流动由来已久。在近代国家海域法定边界划定之前,中国渔民在南海的空间实践惯习源于对生存和生活需求的内在动机,如过去渔民在南沙以礁盘作业为主,为了方便生产,就在岛礁长年居住,留下诸多生活和生产遗迹。另外在长期的探索和生产实践中,渔民逐渐形成了固定而细化的传统渔场^[28](图 1),这些渔场的划分是中国渔民世代对南海持续经营、开发的历史见证。岛礁居住与海区的渔业经营这种“岛海一体”的开发模式成为渔民最为本色的生活常态,日渐加深着渔民对于南海的地方认知,这种家园式的领域化维系着渔民与南海间不可分割



根据文献 [28] 绘制

图 1 中国南海主要渔场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major fishing ground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的情感联结和日常时空实践。

3.2 自下而上的去领域化实践

对于海南渔民而言,日常的社会交往和文化风俗形成已久,各种物质或非物质上的“跨境”“越界”流动频繁^[6]。从时间上,渔民的去领域化实践与南海地缘政治的阶段性的相关:清末至民国期间,东南亚多国尚未独立,南海地缘政治秩序表现为中国与西方殖民者的冲突^[29],但国内对南海地缘管制不足,使得渔民成为去西方领域化的重要力量,渔民不仅以礁盘作业和驻岛生产的形式宣誓西沙、南沙群岛主权,而且运输大量物产、人员往返于陆地与南海诸岛之间,从而形成以中国渔民、船主为主导的环南海开发、贸易圈^[30]。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迅速派员勘测,收复西、南沙,并发布“断续线”界定中国在南海的利益范围^[24]。与此同时,南海周边国家相继独立,领土意识日渐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主权争议逐渐成为南海地缘政治的焦点,国家政治意志的空间秩序被附加于渔民的日常生活,边界的封闭性、排斥性日益凸显。20 世纪 70~80 年代,一系列的军事冲突标志着南海正式转变为以“民族-国家”为绝对主导的领域图景,并在“维稳”的海域管理思维下,相对弱势的渔民领域被国家叙事的权力结构所掩盖。但是渔民历史惯习形成的界线与周边国家非法的“边界化”实践必然存在着冲突^[31],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渔民发展出更具弹性、灵活的领域化策略,以获取更多在南海流动的能力,如在被侵占岛礁、海域附近,渔民为了规避高风险的“越界”行为,采取夜间捕捞、组团捕捞等^①。但渔民的行为并不足以动摇当前民族国家制定的空间秩序,而是在以主权国家地缘博弈的夹

缝中,维系着自身的日常生活和流动需求。

3.3 渔民对南海的再领域化

领域政治是领域化过程中各主体围绕着领域结构的竞争机制,以渔民为主体的民间力量主要通过“物理领域”和“象征领域”^[32]对南海进行再领域化。物理领域主要体现在渔民在南海创造的文化景观。海南渔民在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过程中,最为典型的文化景观就是岛礁上的庙宇,旧时渔民每行至有庙宇的岛礁沙洲处,必定登岛祭祀以敬谢神灵护佑之功,这些信仰场所是渔民族群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的重要见证^[33](表 2)。其次“象征领域”主要体现在渔民对地方的认知和记忆上,岛礁是海南渔民对南海感知的最小地理单元,在南海,渔民根据自己生产、生活经验和岛礁形状、物产状况等,赋予 116 个南海岛礁以富有地方特色的俗名^[29],成为海南渔民世代自下而上对南海再领域化的重要民族性特征。

4 多主体的领域政治

4.1 自上而下的视角——国家海洋边界治理

4.1.1 陆地管控

在海南诸多港口,出入境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海南省关于边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管理办法,进行统一规范实施空间管治^[6],其中与渔民紧密相关的是各大港口所设的边防派出所(图 2)。这些边防派出所的部署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渔民安全而建立^[34]。与内陆相比,边防派出所既要管辖陆上行政区,同时又担任数倍于陆地面积的南海海域的管理,叠加了常规治安与边界管理的双重功能。与陆上人口管治不同,海界的跨境流动治理更具特殊性,为了管控渔民和渔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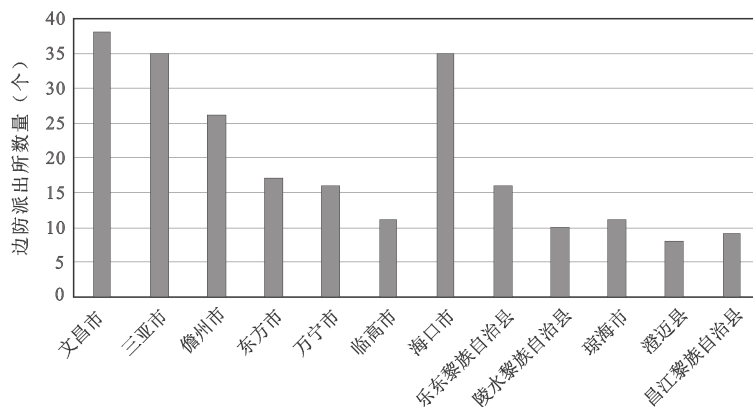
表 2 西沙、南沙部分岛礁上庙宇古迹数量

Table 2 The numbers of temples and monuments on part of islands in South China Sea

岛名	庙宇数量(个)	岛名	庙宇数量(个)	岛名	庙宇数量(个)	岛名	庙宇数量(个)
东沙岛	2	太平岛	2	中业岛	1	北岛	1
南威岛	1	南钥岛	1	西月岛	1	赵述岛	1
鸿麻岛	1	北子岛	1	双子群岛	2	东岛	2
马欢岛	1	永兴岛	2	珊瑚岛	1	南岛	1
甘泉岛	3	琛航岛	2	晋卿岛	3	广金岛	2

注:根据文献[33]整理。

① 2017 年 7 月于文昌市东郊镇、琼海市潭门镇走访相关渔民所得。



根据百度地图数据搜索关键字“边防派出所”所得, 数据截至 2020 年 4 月 28 日

图 2 海南省沿海县、市边防派出所数量

Fig. 2 The number of f border police station in Hainan

的活动, 边防派出包括潭门港、白马井港、三亚港等一系列的“空间支点”, 展演着监管南海边界实践的功能, 同时也为渔民在南海流动的空间可达性增添了一层过滤器。

权力机构的另一个日常管制实践就是证件。在国家对渔民和渔船管制中, 专项许可证是国家颁发给部分渔民和渔船前往西、南沙从事作业生产的专用证件。一方面, 许可证的内在逻辑并非为了阻止或限制渔民在南海空间内的流动, 而是负责知晓、监督人口流动的国家机构所必须履行的管治和权威^[34]。另一方面, 专项捕捞许可证将行政梯级治理融入南海边界流动人口中, 通过规定个体在南海移动的自由程度, 将渔民群体分割为近海与远海属性, 调研中所接触的渔民拥有许可证比例仅占 19.5%, 有渔民直言“现在只有大船, 才能拿到(南沙捕捞)许可证, 我们这些小船去不了, 但老一辈的都去过, 那个时候没人管”, 这意味着流动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上被重新配置了。

4.1.2 海域管控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南海主权争端日益显现, 异国力量成为国家和渔民领域化南海所面临的障碍。周边国家对南海利益诉求和领域化实践, 总体表现为以侵占岛礁、划分海域为核心, 佐以商业、制度、军事的领域化手段。如采取单边行为, 巩固岛礁占领; 或加强舆论造势, 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 或制造渔业纠纷, 以管辖权体现“主权”等。从本质上, 周边国家围绕着侵占岛礁压缩了中国渔民的传统活动空间, 使其时刻面临着外国力量排他性威胁, 而且也为国家维权力

量的投射和维持造成了现实难题。

国家除了以军事力量捍卫领海主权外, 以渔民为主的民间力量也成为国家南海领域化策略的辅助和践行主体。如国家为渔船作业护航, 举办涉外安全培训等^[21]。渔船不仅为国家力量的存在提供合法的民事基础, 也被赋予边界的功能意义。基于个体渔业目标的自由移动构成渔民的特殊领域化, 他们通过将参与南海领域化的权力边界缩小至渔船, 在南海空间中开展高速的领域化重构。但高流动性也使得渔民主导的民间领域化具有分散和脆弱特点。因此, 为保障渔民的安全和国家利益, 政府要求渔民对所在的捕捞海域保持警惕, 一旦发现异国舰船或物品, 必须迅速向渔政船报告, 以免出现意外。

4.2 自下而上的视角——渔民的再领域化实践

边界管治和领域化的有效性必须考虑到渔民自身的行为逻辑。渔民以捕捞迁徙性鱼类为生计活动, 关心季风环流与岛礁渔场, 与任何政治意志无关。虽然近代以来, 异国领域化已成为渔民日常实践中不得不接受的一个风险要素, 如调研中 63% 的渔民坦言曾遭受过外国军舰的暴力驱逐或扣押, 但从渔民本身性质和行为来看, 他们是一个始终存在并最早对南海领域化的行为主体, 其生存逻辑在于将南海视为“祖宗海”和“责任田”, 而这种朴素的家园观从本质上折射出渔民对南海领域化的历史惯性和认知权属。因此在南海领域力量矩阵中, 渔民是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民间力量, 其“家园感”的建构和维持成为渔民持续自下而上践行领域化实践的最原始动力^[25]。如渔民否定和

破坏外国“非法领域化”主要体现在3方面:一是在传统岛礁和渔区持续作业,抵抗国外势力。例如20世纪30年代渔民符洪光等抵抗法国入侵南沙群岛,90年代麦运秀等渔民誓死捍卫南海主权^[35];二是协助国家力量捍卫岛礁,例如1946年收复西、南沙,渔民充当海军向导,90年代后,渔民辅助部队建设岛礁、运输物资、打捞间谍设备等^①;三是住岛生产生活,如建国前,西、南沙群岛就多有“携米粮久居礁间者”,80年代后,海南各地渔民更是大量移居西、南沙^[35],充实了中国民间力量在南海的存在。

近年来,有关渔民被周边国家扣押的报道大幅缩减,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家严密监控和南海空间领域化策略的转变。但仍需警惕的是塑造渔民行为的经济思维及其所带来的去领域化的风险。因为在南海领域结构中,除了国家外,同时也涵盖着市场经济的个体故事与日常实践。由国家力量主导的渔业分区难以满足渔民对经济利益的渴求,尤其是利润丰厚的贝类、龙虾、海参等海珍品,因此被侵占岛礁附近的渔场成为渔民冒险进入的重要场所,而随之而来则是国家层面的介入与冲突。但即使面临着如此大的风险,在巨大的经济利润驱动下,渔民依旧试图规避南海多重领域的管制,通过“灰色”的领域策略,在中国官方和外国势力的叠置领域中获取更多的资源支配能力。

4.3 领域建构的动态性

基于主权争议而赋予南海特殊的空间属性,渔民、国家力量、外国力量三方对南海的领域化均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一方面,国家通过对渔民管控,引导其渔业行为从无序到有序,从而辅助国家海洋战略的实施和运行。在这个过程中,以渔民为主体的民间力量通过共享国家下放的权力资源,与行政力量共同构成了较为系统的南海领域化力量;而另一方面,以周边国家为代表的异国力量,又使南海形成一个多孔、弹性的领域关系,成为影响南海领域化格局的重要变量,外国力量的领域化打破了中国与渔民所建构的南海空间秩序,与此同时,以渔民为主的民间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与国家及外国力量互动、协商,并通过自下而上的流动实践巩固传统惯习所形成的领域边界,将自身所特有的文化元素嵌入到南海地缘这一空间

属性中。三者的互动过程体现了边界和领域的动态性,不同权力主体按照自我逻辑所勾勒的边界,在南海相互交织、叠合,持续不断的重塑着南海政治权力格局。

5 结论与讨论

传统上渔民和渔船是和平的、无威胁感的民事活动,但在边境冲突的案例中却可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透露出在国家主导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存在的平民属性。本文通过对渔民和边界的治理进行概念化,将领域政治与海洋语境相结合,有助于透视渔民的行为逻辑与国家主权紧密联系的地缘政治议题,从而揭示出中国南海的领域政治和边界管治的有效性与“局限性”。据此,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本文认为监管渔民海洋流动中的日常实践拓展了对空间特定概念的理解。相比于陆地跨界的管理,海界的流动性更具特殊性,这使得对南海领域的管控内卷至地方尺度。一方面,地方因领海管控需要,在渔民存在去领域化的风险下,将渔民在南海的日常管理从海洋边界置换到次国家陆域尺度,某种意义上改变了边界功能的地理拓扑。另一方面,边界管制的内卷化在陆地上产生出新的边界事实,动摇了人口流动治理中空间同质性的假设。地方通过日常管制实践参与到陆地之外的海洋冲突与划界,影响了国与国、国与地区的地缘关系。

其次,从领域视角看,南海地缘政治的变化代表着空间资源分配方式的转变。东亚的民族国家体系形成后,原有民间力量主导的南海领域结构迅速被国家公权力所推动的架构所替代。以渔民为代表的民间力量被一系列的管制技术整合、归秩,在南海的基层地域留下大量碎片化、权力真空的领域空间。异国力量以“领域客体”的身份介入到南海领域空间配置中,由此形成了多元混杂的南海领域体系。随着体制机制的改革,以渔民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再次返回南海空间,新的权力-空间得以重塑,渔民采取一系列再领域化策略试图自下而上推进对空间资源配置权的争夺,弥补了国家力量所主导的领域性不足。

在南海渔民的案例中还发现,国家对边缘地

① 2017年12月于文昌市东郊镇、陵水县新村港、琼海市潭门镇访谈相关渔民,及渔协、边防派出所相关人员所得。

带的管控与渔民的社会-空间实践是一种辩证的过程, 渔民在南海领域政治博弈中呈现复合角色。民间力量对国家及异国力量的叠置领域性均起到去领域化的解构作用, 主要是受到市场经济和族群地方感的影响, 这与传统政治地理将边界视为黏滞、静态的定义并不相符。因此, 这使得国家力量在管理西、南沙渔民的过程中: 一方面作为捍卫主权和地缘政治博弈的行为主体而大加鼓励, 另一方面他们无序而散漫的高速流动性也成为影响领域结构的潜在非稳性变量, 需要施加系统的领域化管控。

综上所述, 从地理学视角审视南海的领域化过程, 更加注重的是其中所展演的多利益主体的领域性策略和空间资源分配模式。近年来各争议国的南海策略逐渐从显性冲突、侵占趋向隐性固化与破坏, 从国家、军事主导趋向民间、商业介入。在主权国家博弈的宏大背景下, 南海地缘中非主权团体的利益日益凸显, 加剧了南海地缘政治板块的风险和不稳定性。为此, 建构合理有效的南海领域体系, 探讨边境地区基层群体对边界和领域的定义, 以及理性评估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活动, 既是国家亟待探索的重要现实议题, 也是未来南海领域研究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Van Houtum H. The geopolitics of borders and boundaries[J]. *Geopolitics*, 2005, 10(4): 672-679.
- [2] 杜德斌, 马亚华. “一带一路”: 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J]. *地理研究*, 2015, 34(6): 1005-1014. [Du Debin, Ma Yahua. 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grand geo-strategy of China's ris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6): 1005-1014.]
- [3] Barquet K, Lujala P, Rød J K. Transboundary conservation and militarized interstate disput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4, 42(2): 1-11.
- [4] Zhang H, Bateman S. Fishing militia, the securitization of fisher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J].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17, 39(2): 288-314.
- [5] Dupont A, Baker C G. East Asia's maritime disputes: Fishing in troubled waters[J].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014, 37(1): 79-98.
- [6] 唐雪琼, 杨茜好, 钱俊希. 流动性视角下边界的空间实践及其意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X村为例[J]. *地理研究*, 2016, 35(8): 1535-1546. [Tang Xueqiong, Yang Xihao, QianJunxi. Meanings and practices of bor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border mobility: A case study of village X, Hekou, Yunnan at the Sino-Vietnamese borderland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8): 1535-1546.]
- [7] Johnson C, Jones R, Paasi A et al. Interventions on rethinking 'the border' in border studi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30(2): 61-69.
- [8] Kramsch O T, Brambilla C. Transboundary Europe through a West African Looking Glass[J]. *Comparativ*, 2007, 17(4): 95-115.
- [9] Newman D. On borders and power: A theoretical framework[J]. *Journal of Borderlands Studies*, 2003, 18(1): 13-25.
- [10] Van Houtum H, Van Naerssen T. Bordering, ordering, and other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eography*, 2002, 93(2): 125-136.
- [11] Laine J P. Borders and borderscapes under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7, 36(12): 1531-1539.
- [12] Paasi A.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g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op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9, 35(1): 121-146.
- [13] Kidd S, Shaw D, Campbell H. Reconceptualising territoriality and spatial planning: Insights from the sea[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3, 14(2): 180-197.
- [14] 刘云刚, 叶清露, 许晓霞. 空间、权力与领域: 领域的政治地理研究综述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15, 30(3): 1-6. [Liu Yungang, Ye Qinglu, Xu Xiaoxia. Space, power and territory: A review on territory in politic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2015, 30(3): 1-6.]
- [15] Paasi A. Boundaries as social processes: Territoriality in the world of flows[J]. *Geopolitics*, 1998, 3(1): 69-88.
- [16] Daanish M, Nausheen A, Amiera S. Gender, global terror, and everyday violence in urban Pakistan[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9, 69(1): 54-64.
- [17] Davies T, Isakjee A. Geography, migration and abandonment in the Calais refugee camp[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5, 49(2): 93-95.
- [18] Breetzke G D. The concentration of urban crime in space by race: Evidence from South Africa[J]. *Urban Geography*, 2018, 39(8): 1-26.
- [19] Speer J. The rise of the tent ward: Homeless camps in the era of mass incarceration[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8, 62(1): 160-169.
- [20] Crossa V. Resis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city: Street vendors' struggle in Mexico City's historic cente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1): 43-63.
- [21] Song A M. Pawns, pirates or peacemakers: Fishing boats in the inter-Korean maritime boundary dispute and ambivalent governmentality[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5, 48(1): 60-71.
- [22] 林漫宙, 吉夫. 南海诸岛历史地理[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2): 27-32. [Lin Manzhou, Ji Fu.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historical geograph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2000(2): 27-32.]

- [23] 张耀光, 刘锴, 刘桂春, 等. 中国海南省三沙市行政建制特点与海洋资源开发[J]. 地理科学, 2014, 34(8): 971-978. [Zhang Yaoguang, Liu Kai, Liu Guichun et 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Sansha City in Hainan Province and the exploitation of its marine resource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34(8): 971-978.]
- [24] 杜德斌, 范斐, 马亚华. 南海主权争端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应对方略[J]. 世界地理研究, 2012, 21(2): 1-17. [Du Debin, Fan Fei, Ma Yahua. Territorial disput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China's strategie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2, 21(2): 1-17.]
- [25] Delisle J. Troubled waters: China's claim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J]. *Orbis*, 2012, 56(4): 608-642.
- [26] 特约评论员. 到底谁在南海兴风作浪耍套路[N]. 人民日报, 2018-10-19 (2). [Special Commentator. Who is the 'trouble-maker' of the current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People's Daily*, 2018-10-19 (2).]
- [27] Schofield C H, Storey I.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Increasing stakes and rising tensions[M]. Washington D C: Jamestown Foundation, 2009: 17-21.
- [28] 国家测绘局海南测绘资料信息中心. 海南省地图集[M]. 广州: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2006. [State Bureau of Surveying and Mapping of Hainan Branch. *The Hainan Province atlas*. Guangzhou: Guangdong Map Publishing House, 2006.]
- [29] 陈冠琦, 张争胜, 赵静, 等. 南海诸岛地名的权力关系及地方反馈[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6, 48(2): 88-95. [Chen Guanqi, Zhang Zhengsheng, Zhao Jing et al. Relationship of power and local feedback of place nam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16, 48(2): 88-95.]
- [30] 张朔人. 试论明代海南在南海诸国朝贡贸易中的作用[J].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学报, 2019, 26(4): 1-6. [Zhang Shuoren. Role of Hainan in the tribute trad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St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Hainan Tropical Ocean University*, 2019, 26(4): 1-6.]
- [31] 王利兵. 作为网络的南海——南海渔民跨海流动的历史考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50(4): 36-46. [Wang Lib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s a network: 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sea-crossing flow of the Chinese fisherme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50(4): 36-46.]
- [32] 程鹏飞, 刘云刚. 明清时期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机制——基于领域性视角[J]. 人文地理, 2017, 32(1): 29-36. [Cheng Pengfei, Liu Yungang. The territory and territoriality in the spatial governanc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uman Geography*, 2017, 32(1): 29-36.]
- [33] 广东省地名委员会. 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M]. 广州: 广东省地图出版社, 1987: 62-65. [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Compilation of place nam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Guangzhou: Guangdong Map Publishing House, 1987: 62-65.]
- [34] İşleyen B. Transit mobility governance in Turkey[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8, 62(1): 23-32.
- [35] 周伟民. 南海天书: 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15: 25-27. [Zhou Weimin. A mysterious book: The Hainan fishers' Genglubu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Beijing,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2015: 25-27.]

The Territorial Structure in South China Sea from Fishermen's Perspective

Liu Yungang¹, Liu Xuanyu², Zhang Zhengsheng¹

(1.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Guangdong,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Among China's unresolved frontier questions,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has become the most complex and troubled, and argu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disconcerting. The economic and security stakes are high and the stake-holding states are numerous and diverse. Mainstream medias and a substantial body literature have paid active attention to islands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demar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the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 In the same vein, there is another noticeable phenomenon that, along with the continuously maritime incidents involving regional fishermen, the diplomatic and security tensions between China and its neighbours are trapped into a vicious cycle. This paper provides a perspective in which fishers' activities constitute a willful agent that works in part to govern the course of the boundary dispute based on field research in Hainan Province. Drawing on Sack's notion of Human Territoriality, we focused on various forms of territorialities and territorial strategies practiced by the power of different subjects. The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SC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well-defined boundary (nine-dash), and is solidly grounded in history. However, the border and territorial politics in SCS is characterized by complexity and diversified participants since modern times, and the state, fishers and foreign powers have constituted a multi-scalar and multi-agent territorial structure, which has resulted in 'potential conflicts' among various types of territorialization that overlay one another. Furthermore, it is also equally important to note that fishermen are self-motivated actors whose ultimate goal is to make a living. Mobilizing the realist motivation of livelihood and the territorial tactics of cross-border mobilities, this paper suggest that fishers are seeking to reinforce the state objectives of boundary legitimization and defense of claimed waters. The analysis, however, also demonstrates an ambivalent nature of territoriality, with fishers muddling the state interventions through their own conduct and rationale. The government thus faces a delicate task of managing the fishing operation vis-a-vis the boundary dispute.

Key words: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structure; fishers; geopolitics